

曹文轩

小说精品

再见了，

我的**小星星**

曹文轩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曹文轩

小说精品

再见了，



我的星星

曹文轩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了, 我的小星星 / 曹文轩著. —上海: 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7
(曹文轩小说精品)

ISBN 978-7-5589-0116-4

I. ①再... II. ①曹... III. ①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7830 号



曹文轩小说精品

再见了, 我的小星星

曹文轩 著

石 沛 绘图

施喆菁 装帧

责任编辑 朱艳琴 叶 蔚 美术编辑 施喆菁
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o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.5 字数 89 千字 插页 4

201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89-0116-4/I·4123

定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目 录

- 1 山羊不吃天堂草
- 39 海牛
- 72 甜橙树
- 97 渔翁
- 127 阿雏
- 164 再见了，我的小星星

山羊不吃天堂草

贫困像冬日的寒雾一样，一直笼罩着小豆村。

小豆村无精打采地立在天底下。有一条大河从它身边流过。那水很清很清，但一年四季，那河总是寂寞的样子。它流着，不停地流着，仿佛千百年前就是这样流着的，而且千百年以后还可能这样流着。小豆村的日子，就像这空空如也的水，清而贫。无论是春天还是秋日，小豆村总是那样呈现在苍黄的天底下或呈现在灿烂的阳光里：稀稀拉拉一些低矮的茅屋散落在河边上，几头猪在河边菜园里拱着泥土，几只羊拴在村后的树上啃着杂

再见了，
 我的小星星 1

草，一两条很瘦很瘦的狗在村子里来回走着，草垛上或许会有一只秃尾巴的公鸡立着，向那些刨食的脏兮兮的母鸡们显示自己的雄风，几条破漏的半沉半浮的木船拴在河边的歪脖树上……小豆村毫无光彩。

明子对小豆村有许多记忆。比如对路的记忆——

村前有条路。这是小豆村通向世界的唯一途径。这是一条丑陋的路。它狭窄而弯曲，路两旁没有一棵树。说它是田埂更准确一点。一下雨，这条路就会立即变得泥泞不堪。那泥土极有黏性，像胶糖一样。如是穿鞋，就会把鞋粘住。因此，除了冬季，其他季节里碰到下雨，人们都把鞋脱了，光着脚板来走这条路。人们在这条路上滑着，把表层的烂泥蹂躏得很熟，不带一点疙瘩。那泥土里，总免不了含一些瓦砾和玻璃碎片，人们总有被划破脚的机会。因此，黑黑的泥土里，常常见到一些血滴。雨一停，风一吹，太阳一晒，这条路便很快干硬起来。于是，直到下一次大雨来临之前，这条路就一直坑坑洼洼的。那坑坑洼洼仿佛是永远的。晚间走路，常常扭了脚，或被绊倒，摔到路边的地里去。

比如对炊烟的记忆——

家家都有一个土灶。烟囱从房顶上冒出去，样子很古怪。这些灶与房子一起落成，都是一些老灶。一天三顿的烧煮，使烟囱严重堵塞。每逢生火做饭，烟不能畅通地从烟囱冒出，被憋在灶膛里，然后流动到屋子里，从门里，从窗子里流出。阴天时，柴火潮湿，烟更浓，把屋里弄得雾蒙蒙的。那房顶是用芦苇盖的，天长日久，不及以前那么严密，有了许多漏隙，那烟便直接从屋顶上散发出去。远远地看，仿佛那房子是冬天里一个人长跑后摘掉了帽子，满头在散发热气。灶膛里的火都停了半天了，但房顶上的热气还要散发好一阵。屋子里，总有一股永恒的烟熏气味。

再比如对水码头的回忆——

小豆村没有一户人家有一个像样的水码头。由于贫困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将就着的。水码头自然也就将就了。他们用锹挖了几道坎，通到水边去。一下雨，或者一涨水，那坎就松软了，并成斜坡，到河边提水洗菜，就变得很困难。一桶水从水边提到岸上，要十分地小心，一

脚一脚地都要踩稳了，注意力不能有一点分散。即使如此，一桶水真的提到岸上时，也因为免不了的歪斜和趔趄，而只剩半桶了。常常看到这样的情景：一个小姑娘滑倒了，一边用双手抓住小树或一撮草根不让自己滑溜下去，一边用眼睛惊恐地看着滚到河里的水桶在朝河心漂去；一个男孩终于没有停止往下滑，连人带菜篮子跌到了水里……

正如紫薇的爸爸所说，小豆村那儿的人挺可怜的。

明子很小时就作为一份力量，加入了抵御穷困的行列。六岁时，他就开始背着用草绳结的大网包去田埂和河岸边挖猪草，天很黑了才回家。秋天收庄稼，稻把要用船运到打谷场下。在将稻把从船上往打谷场上扔时，免不了要掉许多稻粒到水里。明子就抓一只特制的簸箕潜到水底，然后用双手连泥带稻粒划拉到簸箕里，再冒出水面。那样子很像鸭子在水边用嘴掏食。那时，明子才十岁。长到十一二岁时，家里更把他看成一份力量了。春节来临时，许多种荸荠的人家要从水田里把荸荠刨出来过年。明子就和许多大小差不多的孩子站在田埂上等

着，主人只要说声“不要了”，他们就会“嗷嗷”叫着，纷纷跳进水田里。明子提着一只竹篮，把裤管卷得高高的，用两只脚在泥里很快地踩着，寻觅着主人刨剩下的荸荠。十只脚指头极敏感，能在淤泥里极快地感应到荸荠，并能灵巧地将其夹住提出淤泥。踩不多一会，腿和脚就会被冻得生疼，像无数的针刺戳着。实在坚持不住时，就爬上田埂，猛烈地跳一阵，跳热了身子再下去。如果觉得荸荠多，能踩到一轮寒月挂到天上……

饥饿使人变得很馋。明子就特别的馋。春天下雨时，明子仰起脸来，伸出舌头，去接住几滴雨珠来尝一尝。夏天，他常在河边上转悠，把那些玉样的小虾捉住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。秋天，他划只船到芦滩上去，找出一窝一窝野鸭蛋来煮了吃。冬天里能吃的东西极少，他只能等到天黑，然后用电筒去人家檐下寻找钻在窝里的麻雀。一旦找到，就将电筒熄灭，然后在黑暗里伸出手去，将麻雀突然捉住。捉住四五只，他就会迫不及待地跑回家，让妈妈将它们用油炸了。

贫困使小豆村的人的脸色变得毫无光泽，并且失去

应有的生动。人们的嘴唇不是发白就是发乌，很难见到那种鲜活红润的嘴唇。生活的重压和营养不良，使人的骨架不能充分地长开，偶尔有长开的，但终因没有足够的养料和休息，而仅仅剩了一副骨架，反而更见瘦弱和无力。人上了五十岁，就开始收缩身体。到了寒冬，便收缩得更厉害。这里的人脸相远远超出了实际年龄，而那些粗糙、短粗和僵硬的手，更是把人的年龄加大了。一些人显示了麻木，一些人则整天忧心忡忡，还有一些人则整天满腹心思的样子。但眼神是一致的：淡漠和忧郁。

小豆村的人不大被人瞧得起。离村子五百米，铺了一条公路，并通了汽车。那汽车站一路撒过去，但就没有小豆村一站。

小豆村的人有一种压抑。这压抑从老人的心里传到了孩子心里。他们在心里积压着一种对这个世界的怨恨。他们对自己的处境虽然看上去已无动于衷，但心底深处却埋藏着不安和不服。他们在一天许多辰光，都会突然想到要推翻这个现实。他们的这一意识并不明确，但

却没有死亡。总有一天，他们要挣扎出这个困境。

后来，终于有了机会。小豆村的人从小豆村以外的世界感受到，现在他们可以照自己的思路去做事了。这个世界允许甚至鼓励他们按自己的心思去做事。压抑愈久，渴望愈大，做起来就愈有狠劲。没过几年，小豆村就有一些人家脱颖而出，一跃变成了富人。除了川子以外，还有好几户。有人家是靠一条小木船运输，仅仅三年，就发展成有三条都在二十吨以上的大运输船的小型船队。有人家是靠一座砖瓦窑而甩掉了穷样……一家看一家，互相看不过，互相比着。死气沉沉的小豆村变得雄心勃勃，充满紧张。

只有明子家依然毫无生气。于是，这个家便感到了一种压力。

明子有了一种羞愧感，并与一些玩得不分彼此的朋友生疏起来。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到河堤上去，望一只过路的船或望几只游鸭出神。有时他回过头来望有了生气的小豆村：从前的小豆村在一日一日地改换着面孔。灰秃秃的小豆村在变得明亮起来，草垛顶上的公鸡在阳光



下闪着迷人的紫金色，连那些狗的毛色都变得光滑起来了。每逢这时，明子的目光总是不肯去看自家那幢低矮歪斜的茅屋。

明子与家里的人的关系都变得淡漠起来。

父亲的心情变得格外的沉重。

终于有一天，父亲把全家人叫到一起，说：“我们家养一群羊吧。”

家里人都沉默着。

父亲说：“常有外地人用船装羊到这一带来卖，你们都看到了。那些羊与我们这儿的羊，种不一样，是山羊，一种特殊品种的山羊。听人说，如今外面市场上到处都要山羊皮。山羊皮比绵羊皮贵多了。这些天，我每天坐到河边上去等这些船。我与船家打听过多回了。一只小羊二十块钱，春天养到冬天，一只羊就能卖五十或六十块钱。如果养一百只羊，就能赚三四千块钱。我们这儿什么也没有，但到处有草。养羊，只需掏个本钱。把家里的东西卖一些。虽然不值钱，但总能卖出一些钱来的。然后再跟人家借。人家总归肯借的。”

父亲的计划和精心计算和盘托出后，全家人都很兴奋和激动。

当天晚上，父亲就出去跟人家借钱了。

第二天，全家人就开始在一块菜园上围羊栏。打桩、编篱笆、盖棚子……全家人带着无限的希望，起早摸黑，不知疲倦地劳动着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明子和父亲就天天守在河边上，等那些卖山羊的船。这天中午，明子终于见到了一只卖山羊的船，站在大堤上，向家里人喊：“卖山羊的船来了！”

全家人闻声，放下饭碗都跑到河边上。

一叶白帆鼓动着一只大船朝这边行驶过来。这只大船装了满满一舱山羊，远远就听见它们“咩咩”的叫唤声。那声音嫩得让人爱怜。

明子迎上前去，朝大船的主人叫道：“我们要买羊！”

白帆“咔嗒咔嗒”落下了，掌舵的一扳舵，大船便朝岸边靠拢过来。

那山羊真白，在船舱里攒动，像是轻轻翻动着雪白的浪花。

父亲问船主：“多少钱一只？”

船主答道：“二十二块钱一只。”

父亲说：“太贵了。前些天，从这儿过去好几只船，都只卖十八块钱一只。”

“多少？”船主问。

“十八块钱一只。”父亲说。

船主说：“这不可能。”

明子一家人纷纷证明：“就是十八块钱一只。”其实，谁也没有见到只卖十八块钱一只的卖山羊船。

船主问：“那你们为什么不买呢？”

父亲说：“当时钱没凑够。”

“买多少只？”船主问。

父亲用很平静的口气答道：“一百只。”

这个数字使船主情不自禁地震动了一下。他想了想说：“如果说前头你们真的见到有人卖十八块钱一只，那我敢断言，他的羊没有我们的羊好。你们瞧瞧舱里这些羊，瞧瞧！多白，多俊，养得多好！”

这确实是父亲这些天来见到的最漂亮的羊，但他按

捺住心头的喜悦说：“羊都一样的。”

船主坚持说：“羊和羊不一样。种不一样！你们看不出来？真的看不出来？你们会看羊吗？”

“能还个价吗？”父亲说。

船主说：“还吧。”

“十九块钱一只。”父亲说。

“不行，二十块钱一只，差一分钱也不卖。”船主摆出欲要扯帆远航的架势来。

家里人便小声与父亲嘀咕：“二十就二十。”“二十能买了。”

父亲说：“行，二十！”

数羊、交钱，一个多小时之后，一百只羊便由船舱过渡到河坡上。

船主一边扯帆，一边对明子一家人叮嘱：“你们好好待这群羊吧。这群羊生得高贵。”

全家人朝船主点头、挥手，用眼睛告诉船主：“放心吧。”

羊群从河坡上被赶到河堤上。此时正是中午略过一

些时候，太阳光灿烂明亮地照着大地。那群羊在高高的大堤上，发出银色的亮光。羊群在运动，于是这银色的光便在天空下闪烁不定。小豆村的人先是远眺，最后都纷纷朝大堤跑来。

最后，小豆村的人几乎都来到了大堤上。

明子一家人意气风发，一脸好神采，或站在羊群中，或在羊群边上将羊们聚拢着不让走散。他们并不急于将羊赶回羊栏，都想让羊群在这高高大堤上，在那片阳光下多驻留一会。

从远处低洼的田野往这儿看，羊群与天空的白云融合到一起去了。

明子站在羊群中，心中含着得意、激动和骄傲。他俨然摆出一副小羊倌的样子，仿佛他早已熟悉了这群羊，并能轻松自如地控制和指挥它们。他有时挺着胸膛站着，有时弯下腰去，轻轻抚摸着一只在他身旁缠绵的山羊。此时，他心里蓄满了温和与亲密。

明子一家人，朝乡亲们不卑不亢地微笑着。

这群羊拨弄着小豆村人的心弦，发出一种余音不断

的响声。

父亲说：“把羊赶回栏里吧。”

明子跑到羊群边上，挥动双手，将羊群轰赶着。

羊群朝大堤下涌去。当它们哩哩拉拉地涌动着出现在坡上时，远远地看，像是挂了一道瀑布，在向下流泻。

小豆村的人们一直前呼后拥地跟着羊群。此时此刻，他们对羊群的价值还未进入功利性的思考，心中有一种激动和兴奋，那是审美的。是因为那群羊那么漂亮，又那么多。他们曾见过河坡上三三两两地有几只土种山羊在啃草，没见过这么一大片羊，更未见过如此让人着迷的羊。

羊群被赶回到了栏里。

小豆村的人围着羊栏又看了好一阵，才慢慢散去。

但明子一家人一直守着羊栏观看着。因为，它们是他们的全部希望。母亲把割来的一大筐草，一把一把地撒在栏里。羊们吃起来。羊这种动物不像狗又不像猪。狗吃东西一副凶相，猪吃起来样子很丑，并且无论是狗还是猪，在吃食物时如有同类在场，就会龇牙咧嘴地争

再见了，
我的小星星 13